

生命在秋
风落叶里
飘摇

徐志摩 / 人生感悟

至少我们的胸中 在现在生命的出发时期
总应该培养一点寻求真理的诚心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生命在秋风落叶里飘摇

徐志摩／人生感悟

徐志摩／著

1266
356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命在秋风落叶里飘摇：徐志摩人生感悟 / 徐志摩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4
(再读徐志摩)
ISBN 978-7-201-08033-8

I. ①生…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087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字数：200 千字

定 价：29.00 元

怀着理想云游

(代序)

你相信命运吗？生活中，我们会遭遇许多带着宿命色彩的事情，常常让我们心中生出无限的迷惘。回望八十年前，看看徐志摩，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好些奇异的巧合——有人总是说，那就是命定。

1931年夏，杨振声去北平，一次与徐志摩闲聊，说到北平与上海之间的旅行，杨振声说坐火车更好，徐志摩却说乘飞机更快。因杨振声在青岛供职，徐志摩开玩笑说：“飞机过济南，我在天空望你们。等着，看我向你们招手吧！”

同年11月上旬，徐志摩见许地山时，许地山问他回上海后，什么时候再回北平，他悠然地开玩笑说：“那倒说不上，也许永不再回了。”

11月10日晚，徐志摩去拜访林徽音未遇，留下纸条说：“定明早六时起飞，此去存亡不卜……”惊了林徽音一跳，赶紧联系他，他却笑着说没事，“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

而正是在11月19日，徐志摩所乘飞机在济南上空失事。一代诗魂，自此永远消失在茫茫长空。

徐志摩喜欢雪莱的诗，甚至曾经很羡慕雪莱的归宿，以致他自己也说出了像谶语一般的话来。陆小曼《遗文编就答君心》一文中说：“他

徐志摩人生感悟

平生最崇拜英国的雪莱，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羡慕他覆舟的死况。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得到他那样刹那的解脱，让后人谈起就寄与无限的同情与悲悯。”而他最终竟然真的就在天上得到“刹那的解脱”。他去了哪儿？他仙逝的那年，还写了《云游》诗，诗中的“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际云游”，“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或可看作类似《庄子·逍遥游》中万物合一、回归自然的心境的抒发吧。就好像他知道自己终将“云游”天际一般，他提前写下了这样的“谶诗”。

对此，林徽音有悲恸的慨叹：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尽有定数？世事尽是偶然？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然而，徐志摩大约没想过有没有宿命的人生。他素来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向望，对人生的美好期望，对人对己，都是尽力从积极的方向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即使面对死，他也会说，“我们不能轻易的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

他对人谈思想，谈追求，曾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儿。“天时与人生都少不了相替的阴晴与寒燠”，“我们应得寻求幸福，我们却不应躲避苦恼，只有这里面我们有机会证明人的灵魂的高贵与伟大”。即使没有能力解决人生问题，也要弄清楚阻拦我们的障碍究竟是什么。他说的这样一段话，多么具有高度：“我们先得要立志不做时代和时光的奴隶，我们要做我们思想和生命的主人，这暂的沉闷决不能压倒我们的理想，我们正应得感谢这深刻的沉闷，因为在这里，我们才感悟着一些自度的消息。”

他把理想比作在海边沙滩上种花,它需要人的精诚、毅力,即使如同一个小傻瓜,“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

然而,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人生道路上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困境。即使像“《闲话》引出来的闲话”那样的无谓事件,也足以让人心烦意乱,感叹人心不古。一些文人间的意气之争,不涉“为正谊为公道奋斗”,让卷在其中的人——尤其夹在中间的徐志摩尝到了两头受气的滋味。

那人事的纠葛,还只是一时的不快。事情还不至于大到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而山河的黑暗,社会的动荡,人世的惨淡,则更容易让人感到人生的沉闷和压抑。世道纷纭,在那样一个时代,会形成一种普遍的生也苦、死也痛的迷茫观念。

徐志摩曾一再“自剖”,找寻自己心境变得郁闷的原因。国家大势,当然影响个人的心绪。除此以外,对徐志摩来说,还有一点很令他不安:他发现原来自己曾有一种虚幻的希望,“自以为确有相当创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及至发现自己思想枯竭、创作无功、事业无成,顿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好在他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做一个轻松的、平和的人,过着自己平凡的生活,不要用那些大而无当的高远虚幻的想法压迫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这,也就算是他对人生道路的一次深刻的自省与调整吧。

人生,总是喜怒哀乐并存,有甜蜜就必有痛苦,有快乐就必有悲伤。生命的尽头是死亡,许多自己亲近的、敬重的人逝去了,也会让人在不尽的哀思中,生出无穷的感悟。死亡固然可怕,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活着何尝不是受罪,死亡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徐志摩说:“这人生有时比绝海更凶险,比大漠更荒凉”;“我不定觉得生是可得,死是可

徐志摩人生感悟

悲”；“人生亦不见得一路有阳光的照亮”。徐志摩对于他人之死，是这样的态度；而我们对于他本人之死，也同样可以用逍遥于浊世之外来看待。就像林徽音说的，“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

生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生命旅途是否有一种崇高的理想追求，思想是否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还是再倾听一下徐志摩心灵中的呼声吧：“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还是再重温一下徐志摩关于理想的感悟吧：“至少我们的胸中，在现在生命的出发时期，总应该培养一点寻求真理的诚心，点起一盏求真求理的明灯，不至于在生命的道上只是暗中摸索，不至于盲目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什么发见都没有。”

他对于人生的思索，已长留在了人间；他自身的人生轨迹，也长留在了世人的心间。

目 录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1
落叶	5
给郭子雄题词	22
想飞	23
秋	28
海滩上种花	40
一个诗人	47
《超善与恶》节译	48
海咏	50
“这是风刮的”	54
明星与夜蛾	56
阿婴	59
吹胰子泡	64
我的祖母之死	66
我的彼得	81
悼沈叔薇	86

徐志摩人生感悟

读桂林梁巨川先生遗书	89
吊刘叔和	95
伤双栝老人	99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103
话匣子(二)	
——一大群骡,一只猫;赵元任先生	106
《梁启超来函》附志	109
《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112
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	117
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121
自剖	126
我过的端午节	133
山中来函	136
我们病了怎么办	139
吸烟与文化	144
法郎士先生的牙慧	148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他们都到海边去了。我为左眼发炎不曾去。我独坐在前廊，偃坐在一张安适的大椅内，袒着胸怀，赤着脚，一头的散发，不时有风来撩拂。清晨的晴爽，不曾消醒我初起时的睡态；但梦思却半被晓风吹断。我阖紧眼帘内视，只见一斑斑消残的颜色，一似晚霞的余赭，留恋地胶附在天边。廊前的马樱，紫荆，藤萝，青翠的叶与鲜红的花，都将他们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幻出幽媚的情态无数；我的臂上与胸前，亦满缀了绿荫的斜纹。从树荫的间隙平望，正见海湾：海波亦似被晨曦唤醒，黄蓝相间的波光，在欣然的舞蹈。滩边不时见白涛涌起，迸射着雪样的水花。浴线内点点的小舟与浴客，水禽似的浮着；幼童的欢叫，与水波拍岸声，与潜涛呜咽声，相间的起伏，竞报一滩的生趣与乐意。但我独坐的廊前，却只是静静的，静静的无甚声响。妩媚的马樱，只是幽幽的微辗着，蝇虫也敛翅不飞。只有远近树里的秋蝉在纺纱似的缢引他们不尽的长吟。

在这不尽的长吟中，我独坐在冥想。难得是寂寞的环境，难得是静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传的和諧，静默中有无限的创造。我的心灵，比如海滨，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经渐次的清翳，只剩有疏松的海砂

徐志摩人生感悟

中偶尔的回响,更有残缺的贝壳,反映星月的辉芒。此时摸索潮余的斑痕,追想当时汹涌的情景,是梦或是真,再亦不须辨问,只此眉稍的轻绉,唇边的微晒,已足解释无穷奥绪,深深的蕴伏在灵魂的微纤之中。

青年永远趋向反叛,爱好冒险;永远如初度航海者,幻想黄金机缘于浩淼的烟波之外;想割断系岸的缆绳,扯起风帆,欣欣的投入无垠的怀抱。他厌恶的是平安,自喜的是放纵与豪迈。无颜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荆棘;绝海与凶嶽,是他爱取由的途径。他爱折玫瑰:为她的色香,亦为她冷酷的刺毒。他爱搏狂澜:为他的庄严与伟大,亦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是激发他探险与好奇的动机。他崇拜冲动:不可测,不可节,不可预逆,起,动,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风似的倏忽与猛烈与神秘。他崇拜斗争:从斗争中求剧烈的生命之意义,从斗争中求绝对的实在,在血染的战阵中,呼噉胜利之狂欢或歌败丧的哀曲。

幻象消灭是人生里命定的悲剧;青年的幻灭,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夜一般的沉黑,死一般的凶恶。纯粹的,猖狂的热情之火,不同阿拉亭的神灯,只能放射一时的异彩,不能永久的朗照;转瞬间,或许,便已敛熄了最后的焰舌,只留存有限的余烬与残灰,在未灭的余温里自伤与自慰。

流水之光,星之光,露珠之光,电之光,在青年的妙目中闪耀,我们不能不惊讶造化者艺术之神奇;然可怖的黑影,倦与衰与饱饕的黑影,同时亦紧紧的跟着时日进行,仿佛是烦恼,痛苦,失败,或庸俗的尾曳,亦在转瞬间,彗星似的扫灭了我们最自傲的神辉——流水涸,明星没,露珠散灭,电闪不再!

在这艳丽的日辉中,只见愉悦与欢舞与生趣,希望,闪烁的希望,在荡漾,在无穷的碧空中,在绿叶的光泽里,在虫鸟的歌吟中,在青草

的摇曳中——夏之荣华，春之成功。春光与希望，是长驻的；自然与人生，是调谐的。

在远处有福的山谷内，莲馨花在坡前微笑，稚羊在乱石间跳跃，牧童们，有的吹着芦笛，有的平卧在草地上，仰看变幻的浮游的白云，放射下的青影在初黄的稻田中缥缈地移过。在远处安乐的村中，有妙龄的村姑，在流涧边照映她自制的春裙；口衔烟斗的农夫三四，在预度秋收的丰盈；老妇人们坐在家门外阳光中取暖，她们的周围有不少的儿童，手擎着黄白的钱花在环舞与欢呼。

在远——远处的人间，有无限的平安与快乐，无限的春光……

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与残红；亦可以忘却花荫中掉下的枯叶，私语地预告三秋的情意；亦可以忘却苦恼的僵瘪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殷勤，不能再恢复他们腮颊上生命的微笑；亦可以忘却纷争的互杀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仁慈，不能感化他们凶恶的兽性；亦可以忘却庸俗的卑琐的人间，行云与朝露的丰姿，不能引逗他们刹那间的凝视；亦可以忘却自觉的失望的人间，绚烂的春时与媚草，只能反激他们悲伤的意绪。

我亦可以暂时忘却我自身的种种；忘却我童年期清风白水似的天真；忘却我少年期种种虚荣的希冀；忘却我渐次的生命的觉悟；忘却我热烈的理想的寻求；忘却我心灵中乐观与悲观的斗争；忘却我攀登文艺高峰的艰辛；忘却刹那的启示与澈悟之神奇；忘却我生命潮流之骤转；忘却我陷落在危险的旋涡中之幸与不幸；忘却我追忆不完全的梦境；忘却我大海底里埋着的秘密；忘却曾经剗割我灵魂的利刃，炮烙我灵魂的烈焰，摧毁我灵魂的狂飙与暴雨；忘却我的深刻的怨与艾；忘却我的冀与愿；忘却我的恩泽与惠感；忘却我的过去与现在……

徐志摩
人生感悟

过去的实在,渐渐的膨涨,渐渐的模糊,渐渐的不可辨认;现在的实在,渐渐的收缩,逼成了意识的一线,细极狭极的一线,又裂成了无数不相联续的黑点……黑点亦渐次的隐翳?幻术似的灭了,灭了,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空虚……

载北京《晨报·文学旬刊》1924年6月21日

落 叶

前天你们查先生来电话要我讲演,我说但是我没有什么话讲,并且我又是我最不耐烦讲演的。他说:你来罢,随你讲,随你自由的讲,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这里你知道这次开学情形很困难,我们学生的生活很枯燥很闷,我们要你来给我们一点活命的水。这话打动了。我。枯燥,闷,这我懂得。虽则我与你们诸君是不相熟的,但这一件事实,你们感觉生活枯闷的事实,却立即在我与诸君无形的关系间,发生了一种真的深切的同情。我知道烦闷是怎么样一个不成形不讲情理的怪物,他来的时候,我们的全身仿佛被一个大蛛网盖住了,好容易挣出了这条手臂,那条又叫黏住了。那是一个可怕的网子。我也认识生活枯燥,他那可厌的面目,我想你们也都很认识他。他是无所不在的,他附在个个人的身上,他现在个个人的脸上。你望望你的朋友去,他们的脸上有他,你自己照镜子去,你的脸上,我想,也有他。可怕的枯燥,好比是一种毒剂,他一进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皮肤就变了颜色,而且我怕是离着生命远,离着坟墓近的颜色。

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比如前几天西风到了,那天早上我醒的时候是冻着才醒过来的,我看

徐志摩人生感悟

着纸窗上的颜色比往常的淡了，我被窝里的肢体像是浸在冷水里似的，我也听见窗外的风声，吹着一颗枣树上的枯叶，一阵一阵的掉下来，在地上卷着，沙沙的发响，有的飞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墙角边转着，那声响真像是叹气。我因此就想起这西风，冷醒了我的梦，吹散了树上的叶子，他那成绩在一般饥荒贫苦的社会里一定格外的可惨。那天我出门的时候，果然见街上的情景比往常不同了，穷苦的老头小孩全躲在街角上发抖，他们迟早免不了树上枯叶子的命运。那一天我就觉得特别的闷，差不多发愁了。

因此我听着查先生说你们生活怎样的烦闷，怎样的干枯，我就狠懂得，我就愿意来对你们说一番话。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思想不来的时候，我不能要他来，他来的时候，就比如穿上一件湿衣，难受极了，只能想法子把他脱下。我有一个比喻，我方才说起秋风里的枯叶；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比作树上的叶子，时期没有到，他们是不很会掉下来的；但是到时期了，再要有风的力量，他们就只能一片一片的往下落；大多数也许是已经没有生命了的，枯了的，焦了的，但其中也许有几张还留着一点秋天的颜色，比如枫叶就是红的，海棠叶就是五彩的。这叶子实用是绝对没有的；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爱落叶的癖好。他们初下来时颜色有狠鲜艳的，但时候久了，颜色也变，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话，那就是我的思想，也是与落叶一样的无用，至多有时有几痕生命的颜色就是了。你们不爱的尽可以随意的踩过，绝对不必理会；但也许有少数人有缘分的，不责备他们的无用，竟许会把他们检起来揣在怀里，夹在书里，想延留他们幽澹的颜色。感情，真的感情，是难得的，是名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我们不

应得拒绝感情,或是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与压住泉眼不让上冲,或是掐住小孩不让喘气一样的犯罪。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体。感情,先天的与后天的,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织成有文章的整体。但有时线索也有破烂与涣散的时候,所以一个社会里必须有新的线索继续的产出,有破烂的地方去补,有涣散的地方去拉紧,才可以维持这组织大体的匀整。有时生产力特别加增时,我们就有机会或是推广,或是加添我们现有的面积,或是加密,像网球板穿双线似的。我们现成的组织,因为我们知道创造的势力与破坏的势力,建设与溃败的势力,上帝与撒旦的势力,是同时存在的。这两种势力是在一架天平上比着,他们很少平衡的时候,不是这头沉,就是那头沉。是的,人类的命运是在一架大天平上比着,一个巨大的黑影,那是我们集合的化身,在那里看着,他的手里满拿着分两的法码,一会往这头送,一会又往那头送,地球尽转着,太阳,月亮,星,轮流照着,我们的运命永远是在天平上称着。

我方才说网球拍,不错,球拍是一个好比喻。你们打球的知道网拍上那里几根线是最吃重,最要紧,那几根线要是特别有劲的时候,不仅你对敌时拉球,抽球,拍球格外来的有力,出色,并且你的拍子也就格外的经用。少数特强的分子保持了全体的匀整。这一条原则应用到人道上,就是说,假如我们有力量加密,加强我们最普通的同情线,那线如其穿连得到所有跳动的人心时,那时我们的大网子就坚实耐用,天津人说的,就有根。不问天时怎样的坏,管他雨也罢,云也罢,霜也罢,风也罢;管他水流怎样的急,我们假如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大网子,那怕不能在时间无尽的洪流里——早晚网起无价的珍品,那怕不能在我们运命的天平上重重的加下创造的分量?

徐志摩人生感悟

所以我说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的,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初起也许只是一个人心灵里偶然的震动,但这震动,不论怎样的微弱,就产生了及远的波纹;这波纹要是唤得起同情的反应时,原来细的便并成了粗的,原来弱的便合成了强的,原来脆性的便结成了韧性的,像一缕缕的苕麻打成了粗绳似的;原来只是微波,现在掀成了大浪,原来只是山罅里的一股细水,现在流成了滚滚的大河,向着无边的海洋里流着。比如耶稣在山头上的训道(Sermon on the Mount),还不是有限的几句话,但这一篇短短的演说,却制定了人类想望的止境,建设了绝对的价值标准,创造了一个纯粹的完全的宗教。那是一件大事实,人类历史上一件最伟大的事实。再比如释迦牟尼感悟了生老病死的究竟,发大慈悲心,发大勇猛心,发大无畏心,抛弃了他人间的地位,富与贵,家庭与妻子,直到深山里去修道,结果他也替苦闷的人间打开了一条解放的大道,为东方民族的天才下一个最光华的定义。那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奇迹。但这样大事的起原还不止是一个人的心灵里偶然的震动,可不仅仅是一滴最透明的真挚的感情滴落在黑沉沉的宇宙间?

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识。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库,不是他的逻辑。有真感情的表现,不论是诗是文是音乐是雕刻或是画,好比是一块石子掷在平面的湖心里,你站着就看得见他引起的变化。没有生命的理论,不论他论的是什么理,只是拿石块扔在沙漠里,无非在干枯的地面上添一颗干枯的分子,也许掷下去时便听得出一些干枯的声响,但此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

但是我们自己的网子又是怎么样呢?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张